HAL
open science

普通⊠和方言的介⊠⊠空 - 从上古到⊠代⊠⊠ Putonghua he fangyan de jieci xuankong - cong shanggu dao xiandai hanyu [Preposition stranding en chinois mandarin et dans les dialectes : du chinois archaïque au chinois moderne]

Lin Xiao, Alain Peyraube

▶ **To cite this version:**

Lin Xiao, Alain Peyraube. 普通⊠和方言的介⊠⊠空 - 从上古到⊠代⊠⊠ Putonghua he fangyan de jieci xuankong - cong shanggu dao xiandai hanyu [Preposition stranding en chinois mandarin et dans les dialectes : du chinois archaïque au chinois moderne]. ⊠⊠史与⊠藏⊠研究 Hanyu shi yu hanzangyu yanjiu [Histoire du chinois et Études des langues sino-tibétaines] , 2022, pp.176-188. ⟨hal-03506913v1⟩

HAL Id: hal-03506913

https://hal.science/hal-03506913v1

Submitted on 13 Jan 2022 (v1), last revised 26 Jan 2022 (v2)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普通话和方言的介词悬空
——从上古到现代汉语

肖　琳[1]　[法]贝罗贝[2]

（1.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摘　要：介词悬空‘Preposition stranding’，即一种介词后面不出现宾语的句法结构。相较正式书面语，这种句法现象更常在口语体中使用。英语有介词悬空现象（通常出现在句末），也常见于其他日耳曼（Germanic）语言或方言中，或一些尼日尔－刚果（Niger－Congo）语系语言中，但在普通话中几乎不存在。然而，我们可以在方言中见到悬空（‘hanging’，‘dangling’）的介词，如在（河北省）张家口方言中。具体可参见宗守云（2019）、郭锐（2009）、张谊生（2009）等人的研究著作。也有不少人认为，介词悬空在上古汉语中更为普遍（尤其是介词‘以’和‘为’的情况），在中古汉语中也是如此，只是比例较少。但是，目前学界对中古汉语介词悬空现象的系统研究很少，不论是中古早期（Early Medieval 即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中古晚期（Late Medieval 即唐宋时期）。中古汉语介词‘以’和‘为’（伴随格、工具格、处所格、夺格、向格、予格，等标记）已经渐渐被其他介词所取代，参见刘丹青（2017）。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缺，并说明上古（先秦）汉语到中古及后来的近代（Modern Chinese）和现代汉语（Contemporary Chinese），经历了【多介词悬空】>【少介词悬空】的类型演变。①

关键词：介词悬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方言

---

① 本文采用《汉语语言与语言学百科》（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17）中 A. Peyraube 编写的汉语史分期，它的检验标准是语法标准，而不是语音标准。该汉语史分期详见文末。

一 导言

介词悬空‘Preposition stranding’（也作介词孤立‘orphaned’），即一种介词后面不出现宾语的句法结构。相较正式书面语，这种句法现象更常在口语体中使用。英语有介词悬空现象（通常出现在句末），也常见于其他日耳曼语言或方言中，或一些尼日尔-刚果语系语言中，但在普通话中几乎不存在，详见黄正德（1988）。在英语不同句法结构中，皆有介词悬空的经典用例：

（1）Who are you talking to?

译文：你在跟谁说话？（疑问句）

（2）This is the guy I told you about.

译文：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家伙（关系从句）

（3）This new bed looks as if it has already been slept in.

译文：这个新床看起来有人已经睡过了（被动句）

这种现象在现代罗曼（Romance）语系中十分罕见（拉丁语除外），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广泛使用的口语语体（register）中找到介词悬空的例子，如法语：

（4）Tu as vu cette fille récemment ? Oui，hier，j’ ai encore dîné avec.

译文：你最近见过这个女孩儿吗？是，昨天我还和她吃饭了。

以上四个例子中，句末介词均不带宾语。

关于汉语中介词悬空现象，我们通常认为普通话中是没有的，但可以在各种当代方言中找到悬空（‘hanging’，‘dangling’）的介词。也有学者认为，介词悬空在上古汉语中更为普遍（尤其是介词‘以’和‘为’的情况），在中古汉语中也是如此，只是比例较少。然而，目前学界对早期汉语介词悬空现象的系统研究很少。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缺，并说明上古（先秦）汉语到中古及后来的近代（Modern Chinese）和现代汉

语（Contemporary Chinese），经历了【多介词悬空】>【少介词悬空】的类型演变。

二 上古和中古汉语

上古汉语的介词‘以’和‘为’的悬空现象较为显著。中古时期仍有其他后面不出现宾语的介词，是因为这个时期古代汉语最常用的介词‘以’（前及物宾语标记、工具格标记）和‘于’（伴随格、工具格、处所格、夺格、向格、予格标记等）正渐渐不再使用并开始被其他介词取代，参见刘丹青（2017）。

（一）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中，尤其是晚期上古（Late Archaic，公元前 5-2 世纪），也就是典型的文言文中，‘于’和‘以’是最常见的介词。实际上，它们在甲骨文（公元前 13—11 世纪）中已经出现，参见 Peyraube（1988，1994）和 Djamouri（2009）。王力先生（1962—1964，1979）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两个最常见的介词‘于’和‘以’有相反的倾向。在‘以’字介词短语（PP 即‘于+NP’）中，介词‘于’可以删除但需要保留宾语，而在‘以’字介词短语（PP 即‘以+NP’）中，介词‘以’的宾语可以删除，但需要保留介词。介词‘以’不带宾语的现象构成了明显的介词悬空。我们可以判定被删除的‘以’的宾语几乎都是第三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之’。晚期上古时期，另一种容易形成介词悬空的介词是‘为’。举例：

（5）不敢以告人（诗经·国风 [唐]）
（6）请以遗之（左转·隐元）
（7）…必以分人（左传·庄公 10）

我们对以上例子加入了现代汉语译文，以表明它们均涉及‘以’后不出现宾语的介词悬空现象。我们甚至可以拟构‘以’的第三人称代词宾语，与上文形成回指关系。

其实存在另一种解析，即‘以’不是介词，而是目的连词，或者只

是一个附着语素（clitic），见 Djamouri & Paul（2021）。

我们认为，这里涉及予格结构（dative constructions），或双宾语结构（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s）引出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当介词‘以’引入直接宾语时，介词悬空的情况非常常见。当该介词‘以’做工具格（instrumental）介词时，介词悬空的情况比较少见，但并不是不存在。

还有一些有趣的情况，那就是双宾语结构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同时隐现，这就出现了‘以 +V’的形式。特别是当删除的介词宾语为第三人称代词‘之’时，不论‘之’指代［+有生］（［+Animated］）还是［- 无生］（［- Animated］）的宾语，见下例：

（8）子路行以告（论语·微子）

这里，我们要把‘以告’理解为［以之告之］‘把这个告诉他’的拟构模式。

还有伴随格介词‘与’的介词悬空例子，见下：

（9）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论语·卫灵公）

（When）a man may be spoken with，not to speak to him is to err in reference to the man.（译文选自 James Legge，1935/1983：297）

译文：可以和他谈的话但没有与他谈，这是错失了人才

在最后这个例子中，第一个介词‘与’的宾语是不存在的，而这个隐现的宾语，在第二个介词‘与’后面以‘之’的形式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代表了另一种介词悬空的情况，即介词的宾语不出现，随后在下文而不是上文的语境中表达。

（10）尝试与来（庄子·雍帝王）

（11）有争气者，勿与辩也（荀子·劝学）

应该注意的是，上古汉语阶段的介词悬空现象限于书面语或文言体，而不是白话甚至口语。这和我们将要看到的当代方言中的介词悬空现象恰恰相反。

（二）中古汉语

从汉代至整个中古晚期（7—13 世纪中叶），介词悬空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更常见。虽然上古汉语遗留介词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是宾语严格紧跟其后，但我们能在司马迁（公元前 145—86 年）的《史记》（约公元前 90 年）中发现些许介词悬空用例。后汉的佛经译本中也同样存在不少用例，到中古早期（3—6 世纪）介词悬空现象只增不减。这是因为上古汉语的介词（特别是‘于’和‘以’）逐渐被新的介词取代，而这些新的介词允许介词悬空现象。见例句：

（12）欲呼张良与俱去（史记·项羽本纪）

（13）为具牛酒饭食（诸少孙·西门豹治邺，公元前 1 世纪）［选自王力，1979］

（14）世雄愿为解此意（支娄迦谶，般舟三昧经，2 世纪）

（15）今我堕恶处为无有疑（安世高，道地经，2 世纪）

（16）……辄与俱（世说新语·赏誉 114，5 世纪）

（17）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诗，5 世纪）

以上各例句中，被省略的无疑是第三人称代词‘之’。例（17）中被省略的‘之’在这里指代的是一个抽象名词：‘之’ =‘原因’→‘为此原因’。

我们在《杂宝藏经》（5 世纪）中也发现‘与’和‘为’的介词悬空用例，同样的还有介词‘共’、‘从’和‘向’后省略宾语的用例。

（18）割十聚落，与作福封（杂宝藏经 4·罽夷罗夫妇自卖设会现获报缘第六十五）

（19）王寻妻之，为立官室（杂宝藏经 2·波斯匿王丑女赖提缘第二十）

（20）世尊长夜慈心怜愍，柔软共语（杂宝藏经 2·提婆达多欲毁伤佛因缘第二十七）

（21）时辟支佛，诣瓦师家，从乞瓦钵（杂宝藏经 7·恶生王得五百钵缘第百四）

（22）嫌所生母，所为非理，不向拜跪（杂宝藏经 1·十奢王缘第一）

这些例子显示，中古早期时介词悬空现象仍然存在。而到中古晚期时，汉语介词省略宾语现象已经少见，几乎没有了。仍有个别介词悬空用例，但显然属于上古汉语的遗留，见下例：

（23）愿以闻于官（柳宗元·童区寄传，8 世纪）

这里中古晚期的最后一个例子，实际上是采用了上古汉语遗留介词‘以’作双宾语结构中的直接宾语标记。那么为什么介词‘以’还可出现悬空现象？这可能是因为，沿用至当代汉语的特殊宾语标记‘把’在那时才刚出现，不是强制性的。不管怎么说，这些罕见的中古晚期的例子代表纯正的古代汉语（可追溯到上古晚期）。它们已经完全不能代表当时的白话。

中古晚期以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几乎没有介词悬空现象，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当代汉语时期。

三　当代汉语

（一）普通话

若说普通话中从来没有介词悬空现象，如学者黄正德（1988）、郭锐（2009）或张谊生（2009）所主张的那样，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以下例（24）和例（26）中，当然不可能出现介词悬空；缺少“谁”的例（25）和缺少“她”的例（27）是不合语法的。①

（24）你在跟谁说话？

① 我们在此检验了上文例（1）和例（4）的中文翻译，发现英语介词悬空例（1）和法语介词悬空例（4）在中文中不可能。

（25）＊你在跟说话？

（26）你最近见过这个女孩儿吗？

见过，我昨儿还跟她吃饭了

（27）你最近见过这个女孩儿吗？

＊见过，我昨儿还跟吃饭了

在以下（28）和（29）例子中，整个介宾结构完全被省略。①

（28）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家伙

（29）这个新床看起来好像有人已经睡过了

被动语态用例（29）中，介宾结构的缺失很容易解释，因为汉语中动词‘睡’可以被认为是‘可及物可不及物’动词（ambitransitive verb，Dixon 1991：286 sq.），所以‘睡’可以不需要介词引出宾语，特别是当NP 后跟方位词充当介词宾语的时候。“sleep in bed”中文既可说‘睡床上’，也可说‘睡在床上’。至于关系从句例（28），情况比较复杂，但取决于汉语中关系从句的成分构成。见朱德熙（1983）。

还有一些情况下，工具格介词‘用’和予格介词‘给’的用例可能被归为介词悬空的现象，例如：

（30）这把刀我用来切菜（选自郭锐 2009）

（31）这把刀我切菜用，那把刀我切肉用

（32）他给修不给？（＝ 他给你修不给 ？）

但是，正如郭锐（2009）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处理的不是一个 PP 和一个动词（V）的简单句，而是一个两个动词（VP1 +VP2）并存于同一句子中的连动结构。这种论述无疑是更可取的。换句话说，在这些例子中，‘用’应该被认为是动词‘用’，而不是介词‘用’（‘with’），‘给’应该是致使动词‘给’（‘let’），而不是予格/受益格介词‘给’（‘to，for’）。事实上，动词‘用’变成介词的语法化过程可能并没有完

① 同样，这里例（28）和例（29）是前文例（2）和例（3）的中译文。

全实现，还有其他动介词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动词‘给’已经被多语法化（poly－grammaticalized）为致使动词和予格/受益格介词（见Chappell和Peyraube，2011）。综上，以上例子是一种动词悬空（verb stranding）现象，从跨语言学角度，这种现象比介词悬空要常见得多。

（二）其他汉民族语言（Sinitic languages）

至此，毫无疑问，我们能在一些汉民族语言中发现介词悬空的现象。近十几年来，安徽（胡德明：2006）、湖南（丁家勇：2009）、陕西（张邱林：2013）等省的方言中经常有类似介词悬空的例子，但这些例子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我们总是很难确定用例涉及的是一个真的介词，而不是动词，这大概是汉语方言中永恒的问题。然而，宗守云（2019）对河北张家口方言中介词悬空的研究表明，至少介词‘跟’的悬空现象十分常见。如以下例（33）中，人们不用犹豫就能知道‘跟’是介词还是动词。不言而喻，这个‘跟’应该被认为是介词，它不可能是动词‘跟’。但作者补充说，要确保这句话成立，上下文须在某处表明：两个对话者习惯于每天一起吃饭。

（33）你今儿不跟吃饭了？（＝你今儿不跟我/这儿吃饭了？）

下例（34）中也是如此，意思是：两位对话者习惯在一起调琴弦。

（34）那以后，一到下午她就主动找我要跟调弦

这类介词悬空的情况，特别是当介词后删除的宾语曾出现在之前的语境中，尤其是还被话题化了（topicalized）的情况，更为常见。举例：

（35）你尽量跟叔叔们说说……我说我跟说说

除介词‘跟’外，其他介词在张家口方言中也可能出现悬空现象，特别是处置介词‘把’、伴随格介词‘和’、夺格介词‘从’等。举例：

（36）写了两封信，把寄走了

处置介词‘把’后面没有任何对象（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看作是区别性宾语标记‘把’），但‘把’的宾语（两封信）在句子的前一部分已经被提及。

（37）爸爸去北京，小李也和去了

伴随格介词‘和’后面没有任何宾语，但在句子的第一部分也提到了这个介词的所指对象（爸爸）。

（38）他不在饭馆儿了，早从出来了

该句介词‘从’后不带任何宾语，但所指对象（饭馆儿）在上半句中已经提到。

张家口方言中的这些例子，在普通话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当然，这些介词悬空现象的出现也有条件限制。首先，不是所有的介词都容许出现介词悬空。第二，宗守云（2019）也曾审慎地指出，当语体风格更为口语化、通俗化时，介词后比较容易删除宾语。第三，大多数介词悬空的例子中，介词宾语对象由代词充当。第四，当介词宾语是 NP 时，它不能是一个抽象名词，它应该是一个指代具体内容的名词，就像上面例子中的“信”或“饭馆儿”。

宗守云（2019）提出的其他条件却值得讨论，比如说，与单音节介词相比，双音节介词更容易形成介词悬空。另外，宗守云提到“虚化程度低的介词，更接近动词，就更容易悬空；虚化程度高的介词，不容易悬空”。我们认为这是有争议的观点。如果说弱语法化（weak grammaticalisation）或虚化动词‘用’容易省略其后宾语，我们无法解释强语法化（strong grammaticalisation）介词‘跟’‘把’‘和’‘从’的介词悬空现象，特别是夺格介词‘从’。

有一点是确定的：与古汉语或中古汉语的介词悬空不一样的是，张家口方言中的介词悬空现象仅出现在口语语体。

四　讨论、结论与未来议题

上古汉语中无疑存在着介词悬空现象，这是比较常见的。后来，随着语言的发展，中古晚期以后，介词悬空现象基本上已经消失，经历了【多介词悬空】>【少介词悬空】的类型演变。

今天，普通话中已经不存在介词悬空现象，或者说非常罕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仍然存在于不同的方言中，而这些方言并不集中分布在同一地域，因此不构成一个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同方言中存在的介词悬空现象呢？

我们认为，通过语言接触的外部借代（external borrowing）假说有些牵强附会，找不到可靠的借代来源。在无法通过语言接触而借词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一种内部发展（internal developement）的假设，甚至是一种对古汉语曾有结构存留（maintenance）的假设，而这种结构在几乎所有其他的汉民族语言中都已消失。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知道介词悬空现象是否一直存在在其被发现的语言中（如张家口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缺少张家口话早期口语语料）。因此，我们只能认为介词悬空现象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句法现象，尽管它可以追溯至十多年前，甚至更久远。那么，在这种推理下，我们不倾向将介词悬空现象判定为句法结构留存（preservation of a structure），而是‘功能更新’（exaptation）。功能更新指给一个已经废弃甚至完全消失的旧形式赋予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存在，见 Peyraube（2015）。

不管是哪种情况，本文所做的初步历时性研究值得深化，特别是对中古晚期以及接下来的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时期，即从 14 世纪中叶至今。

如果功能更新假设成立，近代汉语中介词悬空现象可能确实比上个阶段（中古晚期）出现频率高。这将证明一些当代汉语方言保留了这些形式。但这一假说无疑是难证实的，因为那些认为真实反映当时的口语材料往往是引起质疑的，不论从类型学还是方言学的角度来看，要准确地识别它们更是极具困难。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古代汉语介词悬空现象和当代汉语方言中的介词悬空现象，二者互不相关。它们只是分别发生在各自语言体系中，基于语义-语用（semantic-pragmatic）发展的相关语言省略现象（ellipsis phe-

nomena）。将来的议题可以探讨这种介词悬空现象是否进入其它当代汉语方言，乃至向普通话发展。

综上假设均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求证。

缩略语

NP = Noun phrase 名词短语

PP = Prepositional phrase 介词短语

V = Verb 动词

VP = Verb phrase 动词短语

汉语史分期

前上古汉语（甲骨文时期）（Pre-Archaic period，公元前 14-11 世纪）

上古早期（Early Archaic period，公元前 10-6 世纪）

上古晚期（Late Archaic period，公元前 5-2 世纪）

前中古汉语（Pre-Medieval period，公元前 2-公元后 2 世纪）

中古早期（Early Medieval period，3-6 世纪）

中古晚期（Late Medieval period，7-13 世纪）

前近代汉语（Pre-Modern，1250-1400）

近代汉语（Modern，15-18 世纪）

现代汉语（Contemporary，19 世纪至今）

参考书目

1. 丁加勇：《隆回湘语的“N +担+VP”处置式》，《汉语学报》2009 年第 4 期。

2. 郭锐：《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的介词悬空和介词删除》，《中国语言学》2009 年第 2 辑。

3. 胡德明：《安徽芜湖清水话中的“无宾把字句”》，《中国语文》2006 年第 4 期。

4. 黄正德：《汉语正反问句的模组语法》，《中国语文》1988 年第 4 期。

5. 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 2 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6.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1962-1964 年版。

7. 王力：《古代汉语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

8. 宗守云：《介词悬空：张家口方言的显赫句法结构》，《中国语文》2019 年第 5 期。

9. 张谊生：《介词悬空的方式与后果、动因和作用》，《语言科学》2009 年第 3 期。

10. 张邱林：《陕县方言的几种介词语法现象》，刘丹青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新视角》，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11. 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1983 年第 1 期。

12. Chappell H. & A. Peyraube. 2011. Grammaticalization in Sinitic Languages. H. Narrog & B. Hei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86-796.

13. Dixon Robert M. W. 1991. *A New Approach to English Grammar*, *On Semantic Principl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4. Djamouri, Redouane（罗端）. 2009. 从甲骨、金文看‘以’字语法化的过程。《中国语文》第 1 期。

15. Djamouri, Redouane & Waltraud Paul. 2021. Clitic pronouns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11（3）：60-101.

16. Legge, James. 1935/1983. *The Chinese Classics*. Taipei：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 297.

17. Peyraube, Alain. 1988. *Syntaxe diachronique du chinois - Evolution des constructions datives du* 14*ème siècle avant J. - C. au* 18*ème siècle*. Paris：Collège de France.

18. Peyraube, Alain. 1994.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cative prepositions. *Zhongguo jingnei yuyan ji yuyanxue*（*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2. 361-387.

19. Peyraube, Alain. 2015.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nge in Chi-

nese. *Newcastle & Northumbr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12–129.

20. Sybesma, Rint ed. 2017.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eiden: Brill. Vol. III. 346–349.